

面對道歉缺席的兩種姿態：讀《道歉》與《走過愛的蠻荒》

2020年7月19日

《道歉》是一本特別的書。

雖然知道這是作者Eva Ensler 代替她那從五歲就猥亵、凌虐她的亡父，寫給她的道歉信，但是這封長長的道歉信裡，表述的細節還是令人驚異。其中不只有父親曾經對她做了什麼，還包括她的父親小時候被父母忽視，被兄長身體凌虐的細節，以及作者對於男子氣概(而非個人的變態)如何造就她父親這個人的分析。

我很難想像這封信是怎樣被寫出來的，作者在書寫、回憶這些細節時如何能不崩潰？必定是個錐心泣血的過程。

我好奇那些以父親角度講出來的自我告白與剖析，如此地深入甚至是苛刻，是因為若不是如此，就不能表達道歉的誠意嗎？

知道了這些，會讓作者因此理解了父親，某程度地同情父親也是父權體制的「受害者」嗎？理解了加害者也是受害者，對於受害者的意義是什麼？讓問題更為複雜的是，如同作者在一開頭所說：

「親愛的伊芙：寫信給妳非常奇怪。我是從墳墓，過去或是未來寫信給妳

呢？我是妳，還是妳希望的我，或是在我自己有限理解之下的真正的我呢？不過這有關係嗎？我是以妳在我們兩個腦子裡創造出來的，我從未說出口或從未理解的語言書寫，來連結我們之間的距離、我們失敗的連結嗎？或許我是以真正的我在書寫，妳的見證解放了我。或許，我根本沒有寫，我只是妳使用的工具，來滿足妳自己的需要和妳自己看事情的視野。」

這封信是作者代寫，所以作者如何確定她的分析符合實情？如果作者一開始也對自己提出這樣的質疑，為什麼這樣的道歉最終成為她的closure(終結)？進而期待這本書成為其他性暴力倖存者的生存策略，以及其他加害者的道歉指南？

讀了兩次，我還是沒有答案。

* 作者 Eva Ensler 是著名舞台劇《陰道獨白》創作者、全球反性暴力 V-Day 倡議者。



《走過愛的蠻荒》

2020年8月17日

如果說《道歉》這本書是得不到道歉的 Eva Ensler 為自己寫的書，那麼《走過愛的蠻荒》就是文國士經過三十年，宣告自己已不再需要「加害者」向他道歉的書。

他並不是沒有試著追尋過，他內心那個受傷的小國國一直都在。他恨「加害者」-他那長期罹患精神疾病，使得他從來沒有感受過愛的父母，讓他小時候飽受驚嚇與恥辱。

他也恨「加害者家屬」，為什麼他的外婆一家可以移民美國，把瘋女兒丟在台灣，讓文國士與他的奶奶吃了不少的苦？

他對「加害者家屬」的恨，在舅舅的解釋與無法控制的眼淚裡鬆手。他看得懂，牽扯其中的人，都有難以說出口的苦。

他對於「加害者」的恨，卻是在承認他始終等不到「母親」的出現消逝，在他對自己坦誠自己是沒有母親的小孩時結束。解除了身分，也解消了期待。

我想讀這本書的人，多數都會提到他是怎麼轉變的，是什麼樣的力量，什麼樣的愛，讓他可以撐下來，甚至成為一個給別人溫暖的老師，在看過驚心動魄的成長故事之後^{obj}，我們需要一個好的結局，我們需要一個可以鼓勵我們的地方，我們也希望自己可以成為那樣的力量。

不過這本書比較吸引我的點，是他對自己的察覺、誠實、最後宣告^{obj}，只有切斷才能放下，因為這一個太痛的關係。